

你的名字 我的姓氏

姚瑶·著

● 上册

有时候，
留在一座城市是因为一个人



你的名字 我的姓氏

姚瑶·著

● 上册

有时候，
留在一座城市是因为一个人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的名字 我的姓氏 : 全两册 / 姚瑶著. — 北京 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 6

ISBN 978-7-5596-2112-2

I. ①你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95483号

你的名字 我的姓氏

作 者: 姚 瑶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 楼淑敏
特约编辑: 许 玲
封面设计: 易珂琳
版式设计: 朱明月
营销统筹: 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365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30印张

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112-2

定价: 59.00元(全两册)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Contents

目 录

你的名字
我的姓氏

第一章	...001
第二章	...029
第三章	...061
第四章	...087
第五章	...109
第六章	...140
第七章	...173
第八章	...207

Contents

目 录

你的名字
我的姓氏

第 九 章	...237
第 十 章	...264
第十一章	...287
第十二章	...309
第十三章	...333
第十四章	...358
第十五章	...382
第十六章	...405
第十七章	...438
结 局 章	...470

2001年年初，日历已然翻到了立春的日子，冬日压抑阴沉的天气渐渐散去，充满阳光的日子多了起来，整个上海都沉浸在一股明媚的春意当中。

某个寻常的周日，一辆小轿车在高架桥上超速行驶，仿佛在逃离着什么可怕的东西。此时从右侧辅路汇入的一辆大卡车毫无避让地冲了过来，随着巨大的撞击声，轿车由于惯性和冲击力被撞飞，在空中画出一道标准的抛物线，直直地撞上了隔离带，翻身落到了对面的车道。而大卡车由于有了小轿车的缓冲并没有冲出车道，只是不受方向盘的控制，转了个圈，横在了车道上。

小轿车的副驾驶位已经被撞得不成样子，车头引擎盖翻起，不停地冒着白烟。驾驶室的门被打开，项语秋爬了出来，咬牙忍住小腿的疼痛挪向副驾驶，只见罗婷满身是血，脸上、手上布满深深浅浅的伤口，腹部更是流血不止。

项语秋慌了，吃力地拖出已经昏迷的女友，按住她腹部不断流血的伤口，可血依旧像涌泉一样不断地从指缝儿间渗涌而出。项语秋声嘶力竭地呼唤着：“婷婷，婷婷，你醒醒！别睡，别睡，坚持住！求你了！”

身后传来的刹车声和鸣笛声，还有人们的惊呼声，周遭嘈杂的一切，项语秋都置若罔闻，只是一遍遍呼唤着罗婷的名字。

罗婷在项语秋不断的呼喊声中渐渐醒来，虚弱地扯出一个微笑，艰难地抬手摸着他的脸：“答应我，要开开心心地活下去。”

“别说这些傻话！你不会有事的！不会的……”项语秋握住她冰凉的手，声音颤抖着，充满了焦急与不安。

“语秋，听我说……带我回家，替我向爸爸妈妈道歉……还有，孤儿院里的连心，那个失明的女孩儿……把我的眼角膜给她，这样……这样……她就能看见了……”

“婷婷，别说了，我不想听这些。”项语秋痛苦地摇着头。

罗婷的呼吸声变得急促：“答应我，你会好好照顾她，就像……就像照顾我一样……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答应我……”罗婷越来越虚弱，嘴唇渐渐失去了血色。

项语秋艰难地点点头，哽咽道：“我……我答应你……”

三个月后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。

项语秋眼窝深陷，失魂落魄地站在被告席上，法庭上回荡着法官宣判的声音：“现本庭作出以下判决：一、被告人赵兵犯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；二、被告人赵兵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罗中浩、林依总计人民币三十四万零二百零七元八角四分；三、被告人项语秋犯交通肇事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；四、被告人项语秋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罗中浩、林依总计人民币三万零五百七十元六角三分。”

听到宣判结果的项语秋没有一点儿反应，他的时间仿佛停在了罗婷出事的那一刻。

上海的冬天向来少雪。但今年除夕的下午，天空中居然细细柔柔地飘起了雪花。风信子孤儿院的老师们忙碌而有序地准备着年夜饭，留孩子们自己在宿舍玩耍。没有老师看着的孩子们，像脱缰的野马一般满屋子疯跑，叠好的被子被弄散，柜子里的东西也全数被翻了出来，画画的水彩染得到处都是，孩子们的脸上、身上，都蹭得花花绿绿的。

一位老师走进房间想看下孩子们玩得怎么样，一进去就被满屋子的混乱吓了一跳，随即用略带生气的语气说道：“你们几个赶紧去把脸洗干净！”

听到老师的呵斥声，孩子们立刻停止了打闹，四散离去，唯独连心依然站在床上独自往墙上画画，丝毫未动。

老师有些意外，虽说连心比别的孩子调皮些，但平日里对老师一向有礼貌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

老师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下，微笑着说：“连心，你先下来，和老师说说发生了什么，好吗？”

“老师，这些都是我干的，和他们没有关系，您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。”连心从床上爬下来，一脸无所谓的样子，想把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。

“谁说要罚你了？告诉老师到底怎么了？”老师一脸疑惑地看着连心。

“我不喜欢在这里过年！”连心大声地说出了心里话，生气地转过身去。

老师瞬间明白了缘由，走上前去抱了抱连心，柔声说道：“老师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但是你想，要是罗婷姐姐在这里的话，她肯定是希望你能高高兴兴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老师，我知道了。”一提到罗婷，连心蔫儿了下来，嘟着小嘴承认了错误。

训斥过孩子们后，老师又继续在厨房收拾着。小朋友们乖乖地在客厅里坐着看电视，只有连心一个人待在房间里，有些心神不宁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院子里薄薄的一层雪映出一片温暖的白色。连心跑到床头，打开抽屉，把叠得整整齐齐的一小沓一元纸币全都拿了出来，小心翼翼地揣进口袋，看着房外无人，一路猫着腰，蹑手蹑脚地绕开了老师和门卫，从大铁门旁未关严的小门逃了出去。

由于走得太仓促，连心并没有穿太多衣服，冬日夜晚的寒风透过单薄的衣物冻得她瑟瑟发抖，她把身体缩成一团，跺了跺冻得有些发麻的双脚，迎着冷风走到了公交站。

大约等了10分钟，连心要乘坐的那辆车终于驶入了她的视线。上车后，连心熟练地买了车票，穿过大家的议论声，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。

“谁家大人让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出来坐车。”一位大妈一边看着小连心，一边跟自己身边的阿姨说着。

“是啊，大过年的，也不怕孩子走丢了。”大妈和阿姨的脸上都露出担忧的神情。

这时，同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男人慢慢地移到了连心身边，和她隔着一个座位，笑眯眯地凑近连心，咧出一口黄牙，问道：“小朋友，你家人呢？怎么一个人啊？”

连心瞥了一眼眼前的这个陌生人，他穿着不太整洁的黑色大衣，衣角处

有些发白，满脸胡楂儿，头发也乱糟糟的。

连心收回目光，不动声色地往一旁挪了挪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我爸爸是警察，一会儿到站就会来接我的。”

男人听了连心的话愣了愣，又看连心一脸笃定的表情，将信将疑地起身走开了。

没过一会儿，他又停在一位打瞌睡的女乘客身边，左右张望了一下，感觉没有人注意他，就慢慢把手伸进女乘客的包里，动作很轻，女乘客丝毫没有察觉。可男人没想到的是，连心一直在身后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，正在他窃喜自己马上要得手的时候，连心从包里拿出弹弓对准男人的手打过去，男人“噉”地惨叫了一声。

女乘客被惊醒，看到一个男人站在自己身边，手还伸向自己的包，恨恨地瞪了男人一眼，把自己的包放在了靠窗的一面。没能得逞的男人转过头，愤愤地往车厢后面瞪，想找出是谁坏了自己的好事，见到男人看过来，连心忙望向窗外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。

“哼，果然是坏人！”连心想。

车窗外，暮色四合，雪花慢悠悠地飘着，在路灯的反射下呈现出晶莹的颜色，马路两旁挂满了大红色的灯笼，整个城市笼罩着浓浓的喜庆气氛。街边的店铺大部分都闭店过年了，零星的几个行人步履匆匆，汽车在难得畅通的道路上疾驰而去。

“大家都是赶着回家过年的吧。”连心小声喃喃道。

像是想起了什么伤心事，连心收回视线，垂下了眼眸。

这时，在城市的另一边，项语秋独自背着双肩包走出金茂大厦，低头看了手里被退回来的简历，这些天自己被不停拒绝的画面一一划过脑海，心里一阵愤懑，烦躁地把手上的简历撕成了两半，塞进垃圾桶。正准备走的时候，余光看到一位身形佝偻的老人在垃圾桶里翻找着能回收的东西，项语秋心里一酸，迅速将手里的半瓶矿泉水喝完，将瓶子递给老人。雪花落在脸上，凉凉的。

“谢谢，谢谢你小伙子。”老人接过瓶子，放进了身旁的大袋子里。

也许是水喝得太快，冰凉的感觉从嗓子一直蔓延到心里，项语秋打了个寒战，紧了紧身上的大衣，茫然地站在原地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

“语秋，项语秋！”不远处有人喊着项语秋的名字，还伴着一阵急匆匆的喘气声。

听到这个声音，项语秋压制住心中的不满，冷冷回头：“李昂，还有事吗？”

李昂是项语秋的大学同学，毕业后在设计公司待了几年，现在也算是小有成绩，虽然个头儿不高、外表普通，但一身名牌还是给他增色不少。大过年的，他好心帮项语秋介绍工作，却没想到弄得不欢而散。

“实在对不住，我们老板这人挑得很，在这里上班的最起码得是个硕士。”一路小跑过来的李昂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，又略带责备地看着项语秋，“你说你也是，这年头学历和工作经验谁不加点儿水分，你倒好，还主动把自己蹲监……把自己进去过的事讲出来。”

“我不喜欢撒谎，我会做家具和坐过牢有关系吗？”项语秋有些不服气，“当初不是你说你们这里只看能力不问过去吗？”

“你小子还犟！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劲儿，大过年的让人家见你一面，你倒好，我交代的事不但一点儿没听进去，还跟人顶嘴，害得我解释半天。”

“我很感谢你帮我，但我也有自己的底线，哪怕去捡破烂儿，也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。”项语秋打断他，“让我说谎还低三下四地奉承他那些歪理，我做不到。”

“行，算我多管闲事。”李昂无奈地摊摊手，又一拍脑袋突然想起什么，“哦！还有件事情，你那幅画我没卖掉，直接送给老板了，就当给他赔礼道歉，要不我在这儿也没法儿混了。”

项语秋无法理解李昂的行为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这是我的东西，你怎么能私自做主？我不欠你们老板的，你要讨好你们老板可以，但拿我的画去给自己买前途似乎不太好吧。”

一番话说得针针见血又不卑不亢，李昂脸上有点儿挂不住了。

“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这是行规你懂不懂？我要不是看在同学一场，才懒得管你这事，你以为才华能当饭吃？出来混谁不是低头做人，搞没搞清楚状况，现在是因为你有案底差点儿连累我。”李昂有些生气地说。

一直压着的火瞬间蹿了起来，项语秋盯着李昂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李昂，你听好了，咱俩的情分就到今天为止！”

说完，项语秋转身快步离开，没走几步又停住了，回头补了一句道：“对了，下次别穿A货了。”

李昂在后面气得抓狂，不顾形象地在街上大声嚷嚷：“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杀人犯！”

一阵寒风吹来，项语秋不由得加快脚步，赶到车站追上了一辆公交车。

车里人很少，车窗外不时传来爆竹和放烟花的声响。项语秋头靠着窗户，眼前霓虹闪烁，远处烟花绽放，车上开了空调暖暖的，让他有些迷糊，隐约间又回到了那个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场景：他跪倒在血泊里，抱着罗婷痛哭，旁边的车冒着浓烟，警车的鸣笛，喧闹的人群……他什么也听不到，看着怀里的女孩儿苍白带着血污的脸，耳边只有嗡嗡的轰鸣……

回忆像梦魇般将他包围，他无力逃脱，无法呼吸。

突然公交车猛地刹车，项语秋被惊醒，坐起身来发现车上只剩自己一人，窗外的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。

2

雪很快就化了，地面湿漉漉的，连心缓缓走在一片别墅区的小路上。

说是别墅，其实是些独栋的老房子，一场雪后，年代久远的建筑愈加显得灰蒙蒙的，密密麻麻的爬山虎趴在墙壁上，跟新式别墅小区明亮的路灯及整齐的绿化相比，显得有些老旧。沿路高大的老树也失去了生机，树叶虽不至于脱尽，却也是落叶满地，被阵阵阴冷的寒风卷起，发出飒飒的声响。

然而这份冷寂萧索却丝毫掩盖不住新年的喜庆，大部分人家都亮着灯，透出暖洋洋的光亮，门口灯笼朦胧的红光照着新贴的对联，屋内人影攒动，弥漫着过年的欢乐气氛。

此刻，唯有连心在小区内独自走着，小小的影子拖在地上，愈发显得孤独。最后，她在一家没有灯光、大门紧闭的房子前停下了脚步，看到这冷冷清清的屋子，连心撇了撇嘴，绕到了一旁。

项语秋情绪低落回到家，随意地把钥匙一丢，打开灯，被眼前一片狼藉的场景吓了一跳：客厅的书柜被翻得乱七八糟，地上到处是未干的泥水和鞋印，厨房里还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。

小偷儿！项语秋一惊。

“这过大年的都不放假吗？”他皱着眉头想着，定了定神儿，轻轻取下

肩上的背包，蹑手蹑脚地走向厨房，路过客厅时顺手抄起墙角的一根木雕半成品。

冰箱门大开着，里面已是空空如也，连心蹲在冰箱旁边，一勺接一勺地大口塞着冰激凌，香蕉、面包、罐头……能吃的东西都被翻出来堆在了地上，整个厨房如同经历了大扫荡一般。听到有脚步声，连心从冰箱门旁探出头，扑闪着眼睛望着来人，嘴角还留着面包残渣。她差点儿被项语秋手上举着的木雕砸个正着。

“你回来了，我都等你半天……”连心嘴里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气急败坏的项语秋一把提起来，像拎小动物一样拎到了客厅的沙发上。

“说吧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好好的家被弄成这样，项语秋很不爽，他双手抱在胸前，居高临下地质问连心道。

连心一脸无辜，伸出小手弱弱地指了指窗户的方向，坦然地说：“喏，那儿。”

顺着连心的手势，项语秋转头看到大开的窗户和窗台上赫然的两个黑脚印，差点儿被气死，质问的声音也不禁大了起来：“小小年纪就学会翻窗户了，只有小偷儿才翻窗户，老师没教你吗？”

“那也是跟你学的，罗婷姐姐说过，你经常翻窗户去找她。”

连心立马把罗婷搬出来，一脸的理直气壮，她知道这是项语秋最大的弱点。被小丫头这么一抢白，项语秋一时语塞，只好尴尬地转移话题：“上次你闯祸偷跑出来，知不知道院长和老师有多着急，这次又闯什么祸了？你这么一个人偷偷跑出来，万一路上遇到坏人怎么办？”

“我没有闯祸。”连心低下头嘟囔着，语气中是掩不住的失落，“我只是不想在孤儿院过年。”

看着这个蜷缩在沙发上的小小身影，项语秋的气消下去一大半，他也不再追问连心为什么跑出来了。

以往每到过年，罗婷都会把连心接到自己家里，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，也只有这个时候，连心才能体会到有家人陪伴的温暖。如今，是罗婷走后的第一个除夕，没有人来接她一起过年，这小丫头自小敏感，怎么会不失落呢！

“铃铃铃……”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了项语秋的思绪，他拿出手机一看，是好友陈奇打来的电话。

坏了，只顾着教训连心，忘了跟孤儿院说一声了，这个时间打来电话，那边肯定因为找不到连心而炸开锅了吧！想到这里，项语秋赶忙接通电话，只听见陈奇语气焦急地说连心不见了，她常去的几个地方他们都找过了，还打电话问了罗家，要是再找不到，就准备报案了。项语秋偏头看了看安然坐在沙发上的连心，叹了口气，让陈奇不用担心，连心跑到自己家来了！

得知连心没事，陈奇长舒了一口气，赶忙安抚一直忧心忡忡的院长。原来院长最近一直觉得连心的表现不太对劲，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的样子，本以为她只是因为想念罗婷所以情绪才这么低落，却没想到她会在除夕这天出走。院长正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而自责，听到陈奇说连心跑去项语秋家的消息，紧锁的眉头才终于舒展开来。

“谢天谢地，没事就好。这丫头自己有主意，估计看着我们院里一直有人来收养别的孩子，心里难过又不愿意讲，怪可怜的。”院长拍了拍陈奇的肩膀，“真是麻烦你了，大过年的又叫你来帮忙。”

陈奇忙摆手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傻笑着说：“不麻烦，不麻烦，我是看着连心长大的，又是罗婷的朋友，这都是应该的，正好今天也想过来给小朋友们拍点儿照片呢。”

见陈奇一脸热忱，院长也微笑起来，抬头看向窗外，想起了刚认识陈奇的时候。

陈奇是项语秋的发小，热心快肠，偏又毒舌无比，总是一副坏坏的迷人的笑脸，非常会讨女孩子欢心，给人一种玩世不恭的感觉。大学毕业后，他一直在项语秋家蹭吃蹭住，整天捣鼓着自己的几台宝贝相机，也没个正经工作。后来，罗婷拉着他和项语秋一起到孤儿院当了义工，陈奇表面上吊儿郎当、油嘴滑舌，但其实他对孤儿院的事情最上心，从来都不含糊。

“陈老师在我们这儿做义工都第四年了吧？时间过得真快。”院长感慨道，“既然来了，今天你就别着急走了，一起吃年夜饭。”

“行，我一会儿再陪小朋友们放鞭炮。”陈奇爽快地答应着，说罢也加入了正在忙碌地准备晚餐的队伍，帮老师们把热气腾腾的菜端上桌子。

项语秋挂了电话，准备好好教育一下连心。正犹豫着该怎么开口可以让她心服口服地接受，项语秋余光瞥见了已经见底的冰激凌盒，还是到厨房倒了一杯热水出来，递给还在赌气的连心。

“我喜欢喝冰的。”连心嫌弃地看了一眼，根本不想伸手接，满脸都写着不满。

项语秋发现连心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今天到底犯了什么错误，正色道：“你听好了，刚才陈奇打来电话，他和院长都很着急，孤儿院的老师们找了你好一圈，饭都没顾上吃。你要么就留在这儿过年，乖乖听我的话，要么我立刻送你回孤儿院。”

听了项语秋这段半教育半威胁的话，连心自知理亏，闷声不响地退到了沙发边缘。

“快把热水喝了，刚才吃那么多冰激凌，感冒了可是要打针的，你自己想想。”项语秋把水放在茶几上，起身去关窗户。

连心双手抱起杯子“咕咚咕咚”喝光了热水，才感觉到饿意，肚子开始“咕噜噜”地叫，她也不说话，任由肚子叫着，沉默地宣示着什么。

项语秋当然也听到了这“嚣张”的“咕噜噜”声，但他故意装作没听到，等着这个傲娇的小丫头先松口。

“啊啾！”连心伴着响亮的“咕噜噜”声打了个大大的喷嚏。

项语秋闻声看过去，才发现连心脚上的鞋还是湿漉漉的，身上的衣服也被蹭脏了。他忍不住心软，轻叹了一口气，把连心推进了浴室。

“会洗澡吗？”项语秋一边问，一边打开暖风，又打开热水开关给浴缸蓄水。

连心看着项语秋细心地试着水温，一脸茫然地摇摇头。

“我七岁就会自己做饭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，谁都帮不了你。”项语秋给浴缸放好水，确认水温适宜后，关上浴室门，走之前留下一句，“洗干净才能吃饭。”

项语秋走后，连心呆站在镜子前发愣。过了许久，她才不服气地嘟囔道：“哼，你们大人就会欺负小孩儿。”

勉强强洗漱完，连心换好了项语秋准备的干净衣服，刚要拉开浴室门，视线被洗漱台上一只公主皇冠模样的发卡吸引住了。发卡上的皇冠整整齐齐地镶了一圈水钻，虽然被放在洗漱台上一个不起眼儿的角落里，但依然闪耀着迷人的光辉。连心欣喜地走过去，小心翼翼地把发卡放在手上，闭着眼睛轻轻地触摸着，熟悉的感觉唤起了脑海深处的回忆：这是罗婷姐姐的发卡！

那时连心的眼前还是一片漆黑，靠着有限的触感知觉认知这个世界。她总是

像一条小尾巴一样跟着罗婷，听故事的时候会乖巧地倚在罗婷身边。有一次讲到《长发公主》时，连心稚嫩的小手抚摩着罗婷柔顺的长发，摸索到了罗婷头上的发卡。

“罗婷姐姐，你的头发应该和莴苣姑娘一样吧，这个发卡也一定像她的皇冠那么漂亮，等我长大了也会有吗？”虽然连心也不知道公主的皇冠是什么样，但这是她能够表达对这个发卡喜爱的最华丽的词了。

罗婷伸手把小连心搂进怀里，摸着她的头说：“连心想当公主啊，等你长大了，治好了眼睛，姐姐会送你一个比这个更漂亮的发卡，还有漂亮的公主裙，好不好？”

“我的眼睛真的会好吗？”连心倚着罗婷，用不确定的又带着一点儿期待的语气问道。

罗婷看着天真的小连心，心疼地把她搂得更紧了些，似乎是在向她保证，也是在给自己信心，肯定地回答道：“一定会。”

想到罗婷姐姐以前对自己的好，连心的眼睛涩涩的。那么温柔的声音，那么温暖的拥抱，她却再也感受不到了。想到这里，连心鼻子一酸，眼泪终于夺眶而出，她攥着发卡蹲在地上哭了出来，哽咽道：“罗婷姐姐，我好想你！”

项语秋怕连心饿太久，飞快地准备着晚餐，见连心一直不出来，以为她在里面出了什么事，一边端菜一边朝浴室喊：“连心，洗好了吗？出来吃饭了。”

连心听见项语秋的声音，赶紧擦干眼泪，红着眼走了出来。

凌乱的客厅已经被收拾整齐，厨房里炖的汤，发出愉悦的“咕嘟”声，从锅里不断冒出的热气让整个屋子暖烘烘的。餐桌上已经摆好了几道菜。

项语秋将鱼从蒸锅里端出来，又将打散的鸡蛋放进蒸锅，瞥见连心出来，问道：“怎么这么慢？”

项语秋一边说一边抬眼望过去，发现连心身上的衣服有些大，袖口空空荡荡的，扣子也没扣好，整个人显得愈加瘦弱。

项语秋皱了皱眉，有些无奈地说：“怎么连外套都不会穿。”

说着他走上前，重新帮连心扣好纽扣，用干毛巾将连心头发上滴着的水擦干，再把吹风机打开，调到最小，仔细地吹着。

连心感受着项语秋温暖的指尖滑过自己发端，有种被家人呵护的幸福感。片刻后，她鼓起勇气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我可以戴这个吗？”

说着她摊开手心，罗婷的发卡出现在项语秋的视线中。

项语秋盯着发卡有些恍惚，一时间罗婷戴着发卡言笑晏晏地依偎在他身边的样子，噘着嘴撒娇对他耍小脾气的样子，与孤儿院的小朋友们做游戏的样子，闭着眼躺在血泊中叫也叫不醒的样子，一一从他眼前滑过，就好像此时此刻拿着发卡跟他说话的不是连心而是罗婷。

看着一言不发项语秋，连心开口问道：“你是不是……也想罗婷姐姐了？”

思绪被连心打断，项语秋回过神儿来，迅速把发卡从连心手中接过来，宝贝似的揣进口袋，看看连心微红的眼眶，又似是安慰地对她说：“这个不能给你，你想要我送你新的。”

“我不，我就要这个。”连心撇撇嘴，坚持地说。

项语秋没有理会连心，催促她赶紧吃饭，转身回到厨房端出了蒸好的鸡蛋羹。

被无视的连心不情不愿地挪着步子走到桌前，看着眼前一桌丰盛的饭菜，眼睛一下子亮了，把刚才发卡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。

终究是孩子心性，再加上跑了一天实在是饿坏了，连心直接上手拿起一块牛肉就往嘴里放。项语秋看见了连忙制止道：“你不是想当公主吗？哪个公主是用手直接抓食物的？”连心吐了吐舌头，悻悻地收回手。

项语秋把一双碗筷放在连心面前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记住，什么时候都别忘了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”

连心早已全身心都扑在眼前的美味菜肴上，哪还顾得上听项语秋那些啰唆的“人生哲理”，拿起筷子就狼吞虎咽起来。

“你不是没有钱吗？怎么还能有这么多好吃的？”连心嘴里塞得满满的，腾出仅有的一点儿空间含混不清地问项语秋。

“谁告诉你我没钱的？”项语秋慢条斯理地吃着，但好像没什么胃口，更多的是喝着杯中的红酒。

“陈奇哥哥说的，你没有工作，所以没有钱。”连心从兜里掏出五张皱巴巴的纸币放在桌上，一脸“豪气”地说，“这是今天的饭钱。”

“算得挺清楚啊，你哪儿来的钱？”项语秋又好气又好笑。

“不告诉你，反正是我自己的。”连心双手撑着下巴，有些困惑地看着坐在对面的项语秋，心想：老师说坏人才会被警察抓走，可是罗婷姐姐又说过，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，我到底应该听谁的呢？

“发什么呆啊？”见连心不动筷子了，项语秋又倒了一杯红酒，严肃地对连心说，“听院长说你最近闯了不少祸，为什么总跟小朋友打架？”

“不是我先动的手，罗婷姐姐说过，女孩子要学会保护自己。”连心偷偷观察着项语秋的表情，小声地问，“他们说，是你害死罗婷姐姐的，你是坏人吗？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来找我？我确实不算好人。”项语秋淡淡地说，并不在意连心说出的这个字眼儿。

“我不相信你是坏人，但我也不喜欢你。”连心一本正经地回答，像个小小人。

项语秋被她的样子逗笑，反问道：“是吗？你知道什么是坏人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，今天在公交车上还碰到了。”连心的语气有些得意。

吃过饭，连心好奇地趴在窗台上看绚烂的烟花，听着爆竹声声，眼睛也跟着一起明亮起来。项语秋在一旁将连心的脏衣服洗干净晾起来，又取出一件羽绒服给连心披上，拿着烟花往外走。连心看见项语秋手上的烟花，兴冲冲地跟了出去。

连心望着被绽放的烟火照亮的星空，眼里闪着晶亮的光，像是住进了星星一般。

项语秋看着连心的笑容，好像又回到了罗婷还在的时候。

他们三个人一起在院子里放烟花，小连心藏在罗婷的怀里，虽然看不见漂亮的烟花，又害怕听见那响声，但依然止不住好奇心，探个脑袋出来，不时被爆竹声吓了一跳，像只受惊的小兔子，自己则站在一边，微笑而宠溺地看着她们。

而现在，连心还是当初那个胆小的样子，害怕爆竹的响声，但她第一次看到了烟花，五颜六色的、明亮绚烂的。只是，身后却没了罗婷。

项语秋默默地走到兴奋又害怕的连心身后，一颗心逐渐变得坚定：他答应过罗婷会照顾连心，他一定会尽力。

回到屋里，两人看起了春节联欢晚会，连心看了没一会儿就开始拨弄桌上的摆件，无聊地打着哈欠，项语秋瞥到连心坐立不安的样子，装作不经意地把遥控器放在两人中间，起身去倒水。连心也不负项语秋“所望”，逮到时机迅速拿过遥控器，换到了少儿频道。